

对外来的物种,福州人都喜欢在前面加个“番”字:西红柿称“番茄”,辣椒是“番椒”,而甘薯也不例外,叫“番薯”。小时候大米不够,肚子曾一顿顿被番薯填满。揭开热气腾腾的蒸笼,锅里永远纵横躺着它们饱满的身体。番薯米是番薯的延伸,以锋利的刨丝器擦出,呈一条条细长的线状。番薯钱则是另一种延伸——被横切成一片片薄片。不是原汁原味的,而是先用水洗出淀粉用以勾芡,再摊开晒干。算起来淀粉才是番薯的精华,去除了它,少了营养和甜度,就仅剩残骸了,然后储存起来,以应对一年四季的三餐。

感谢它们,至少得以果腹,春去秋来,肢体有了正常生长的营养。很久后我才知道,番薯其实姓陈,400多年前福州长乐人陈振龙把它从吕宋岛,即菲律宾带回,种下了,繁衍是,东南西北种开了。那时菲律宾还是西班牙属地,番薯和马铃薯、玉米等物都被当成战略物资严禁外流,海关层层盘查。现在比较通常的说法是,陈振龙一共努力了3次,前两次失败,被罚了款,差点坐牢,不甘心,又冒险把数尺薯藤装在竹筒内,再用绳系在船舷旁,浮在海中,经过7个昼夜漫长的航行,于明万历二十一年,即1593年5月抵达福州。

翻了几本志书,都没有查到那年的福建发生了什么与民生有直接关系的大事记载,但旱涝,虫害应该是常态,加上上海倭患仍在,日子自然局促紧张。福建人真是饿怕了,全省八山一水一分田,这有限的田在连绵不断的天灾下总是收成黯淡。唐宋五代时,某商人曾从占城,即现在越南中南部成功引种过可一年早晚两熟的占城稻——该商人是泉州的还是福州的没有定论,姓名、年龄更无

小区楼下有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,每天人头攒动,格外热闹。这里是零工驿站。

李汀
清晨,驿站已经开门。屋檐下、屋子里早坐满了人。屋内陈设简单,几张桌子、凳子和饮水机而已。装修师傅攥着磨得发亮的工具包张望,搬运东西的汉子靠着墙根休息,做家政清洁的大姐们提着工具静静等待,补墙刷漆的小伙子手里捏着小卡片吆喝着:“刷漆补墙哦!”更多时候,他们凑在一起,说最近的工钱行市,聊家长里短。听见吆喝:“来个砖工”,砖工上前接了,大家都笑着道喜。没等到的也不焦躁,互相打趣说再等等看。驿站没有老板,都是等活的人轮流看管,不收钱,不计较得失,这份随意里藏着大伙儿最朴实的热乎劲儿。每天人来人往,吆喝声、谈笑声里,都是实实在在的烟火气。

一次,我租住的房子坏了几块瓷砖,人在房间走动,哐唧哐唧响,影响楼下生活。咋办?这点活犯不着请工程队,我想到了楼下的零工驿站。我站在驿站门口,对满屋子的人说:有会贴瓷砖的吗?一男一女走过来,说:“我们会。”他们背起一小袋水泥和河沙,拿上工具,跟着我往楼上走。一路走,一路闲聊,我知道了他们就是附近城郊的村民,家里父母健在,两个孩子,一个读大学,一个念初中。我问:“咋没出去打工呢?”女的回应:“前几年在新疆打工,他手艺就是打工学的。现在家里老人年纪大了嘛,干不了重活,需要照顾呢。”男的接着说:“虽然现在没有打工挣得多,但能把家里照顾了,农闲时就来城里做点小工,补贴家用。”

说话间到了屋里,两人蹲在地上仔细看松动的瓷砖。他们娴熟地套上工作服,男的开始起砖,女的兑河沙水泥,配合默契。男的边起砖,边叮嘱女的别把水泥兑稀了。女的边干边笑着说:“晓得呢,又不是第一次了。”“你做的时间长了,手上有时候也有闪失呢。”“那不是你气我,我故意整的嘛。”男的笑着,满手水泥碴子。女的也笑着,满脸的幸福。

我禁不住说:“你们夫妻干这个很默契呀。”女的笑着说:“没办法的事,不默契不行呀。”男的嘿嘿一笑:“受苦受累两口子嘛。”原来爱,倾注着一种热情,一颦一笑,都是从心中迸发出来的。

不多时,两人就把松动的瓷砖重新贴好,踩上去稳当扎实。我掏出工钱递过去,夫妻俩很实在,只收了材料钱与手工费。临走时,女的还顺手把地上磕下来的碎砖渣扫进袋子带走。我连连说着谢谢。男的边收拾工具,边说:“应该我们感谢你,是你让我们有事可做。”说着,递给我一张联系卡片:“以后有啥要修补的,尽管找我们。”我站在窗口望着他们走向零工驿站的身影,那间不大的小屋子,在阳光下亮堂堂的。

一次,邻居家自来水管坏了,我翻出那张小卡片,帮他们联系这对夫妻。很快夫妻俩上门,一会儿就处理好了。见了我,笑着说:“谢谢了!多亏你想着我们,这又帮我们拉了活计。”说完,夫妻俩又忙着赶往下一个零活……

遇见

番薯与我们的胃

林那北

允了。几个月后见薯种成,他大喜过望,不仅加以推广,还把陈振龙种薯经过进行总结,写下《海外新传七则》一书,向饥肠辘辘的民众介绍番薯的生长特性、育种栽培以及贮存要点。

番薯就这样走上餐桌,走进我们的胃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”而土里从此只要把藤蔓进行简单剪枝扦插,薯藤就可以恣意生根,径自生长,然后豪迈长出能让人免于饥荒之苦的番薯了。历史在这个节点上,奇妙地让这两个年龄相仿的男人相逢,并联手完成了一件壮举。为了感念



他们,番薯曾以金学曾的姓,改名“金薯”,而陈振龙则被冠以“中国番薯之父”的荣耀。可非常奇怪,关于陈振龙的资料非常有限,他出生的时间,史书里只写着“约1543年”,然后秀才的时间也是个约数——“年未二十”,之后考进士不中的次数是“屡次”。至于他哪年从老家迁到福州城的达道铺纱帽池居住,什么时候动身下南洋、与谁一起去、在吕宋岛居住

柿子醋
徐昌斌

多年前,我去西安出差,忙完工作已是华灯初上,肚子饿得咕咕叫,在老城墙边看见一家肉夹馍商铺,便拐了进去。点了一份肉夹馍、一份酸辣土豆丝,片刻,菜端了上来,肉夹馍外皮酥嫩、肉烂多汁,酸辣土豆丝还略带甜味,不是陈醋的味道。这酸爽回甜的味道我熟悉,为了印证猜想,便问是什么醋,老板说:“富平柿子醋,纯天然酿造的果醋。”果然如此!

霜降过后,地处渭北高原的富平,柿子成熟了,家家户户开始采摘柿子。又红又硬的柿子做成柿饼,而软柿子洗净晾干后,一层层码放在瓮缸里,经过8个多月的沉淀,柿子自然发酵融化为柿子液。等可以闻到淡淡的酸香时,就把柿子液舀出来过滤,老曲勾调融合,然后再次装入瓮缸,最后用黄土和麦秆搅拌成泥,覆盖密封整个瓮沿。在密闭的瓮缸里,老曲催化柿子液不断发生变化。这是一个复杂的化学过程。最终经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,在敲掉泥巴、揭开瓮盖那一刻,醋香扑鼻而来,舀起一勺,色如琥珀。清香味醇的柿子醋,做成了。

在富平,柿子醋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,顿顿离不开,餐餐不能少。柿子醋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,能有效降低血糖和调节血脂。柿子醋加一勺蜂蜜,是提高代谢的理想辅助食品。近年来,人们还把柿子醋做成“快消”饮品,成功推向市场。

开春后,许久没有碰面的朋友在家小聚,我做了一大桌美食,麻辣鸡和口水兔特意加了柿子醋。觥筹交错间,一位朋友问:“这两道凉菜酸味略带果香,回味悠长,不知加了什么秘制调料?”我拿出柿子醋,得意地说:“加的就是这个。我把醇厚陕味与麻辣味进行融合,新生出另外一种味道,请大家品尝……”

洞庭湖之夏

张战
我接住这一刻的寂静——
一只光的蝴蝶展开它的巨翅
轻轻覆住了湖面
它的翅下
群鱼欢嬉唼喋
细浪轻摇波光
它的翅上
飞鸟以影子书写它们的言语
远处群山送来绿的浩荡
寂静——
我怎能不领受这万物的空阔与相亲
是对岸的柳叶模仿了鱼
是鱼模仿了这只空船
船模仿新月
而无限的湖水
模仿无限的天空

的栽种、管理、贮藏方法,成为我国第一部番薯专著;而几个六世、七世孙则让河北、河南等地也长出了番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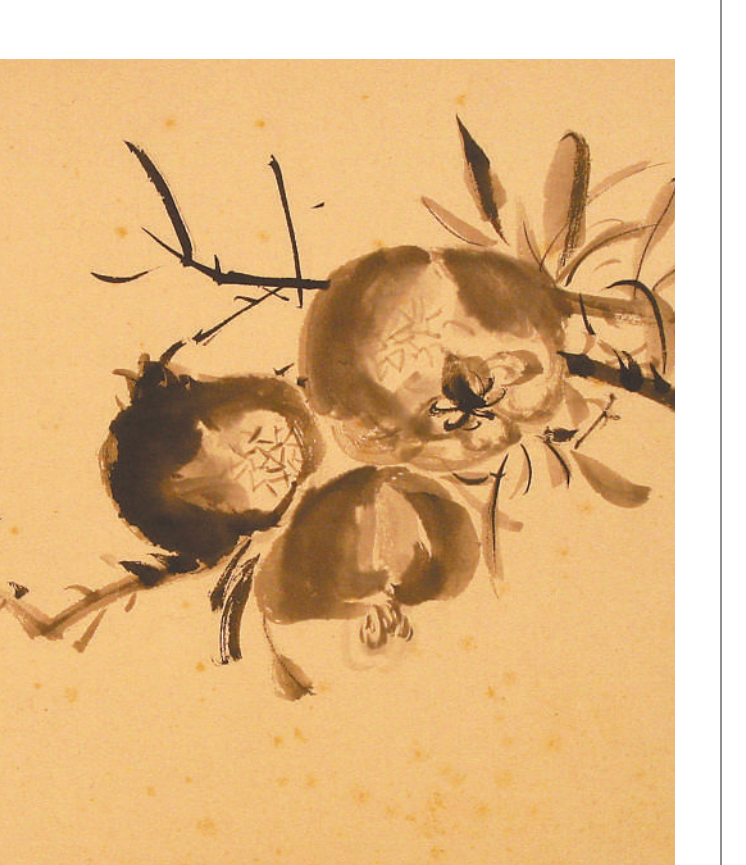
陈家祖屋外不远的粉墙上,录着郭沫若于1963年写的《满江红·纪念红苕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》:“我爱红苕,小时候,曾充粮食。明代末,经由吕宋,输入中国。三七零年一瞬间,十多亿担总产额。一季收,可抵半年粮,超黍稷。原产地,南北美。输入者,华侨力。陈振龙,本是福州原籍,挟入藤篮试秘航,归来闽海勤耕植。此功勋,当得比神农,人谁识?”对于陈振龙的历史贡献,这位著名诗人不吝表达了自己的深情赞美。

陈振龙辞世于1619年,也就是他携薯藤归来第二十六年。70多岁了,过了古稀之年,死后葬在哪里呢?仍然不知道。他在福州的旧居,据说在现在福州台江区上下杭街区内,而我母亲娘家就在下杭路,那一带我是熟悉的,却始终没听说过史书上所载的“纱帽池”究竟是何处。

清道光十四年,在可俯瞰福州古城的乌山上,专门建起了用于祀陈振龙和金学曾的先薯祠。后祠毁塌,1957年市里又在先薯祠的原址上建起先薯亭,2008年又再次按原样修建。亭前双柱上刻着一副非常醒目的楹联:“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;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。”旁边的大石上还刻着后代文人撰写的“先薯亭记”。

离开菲律宾后,陈振龙应该再没重返,生意放弃了,钱不赚了。这辈子他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,与番薯焊在一起的往事,却清晰得宛若夜空中那颗闪亮的星。天南地北的土地里,仍年复一年殷勤滋养,空气中所弥散的那股芬芳薯香,是颁给他的勋章。

陈振龙的子孙们,持续与番薯较劲。三世孙陈邦弼把薯引到长江流域;四世孙陈以柱把薯推广到黄河流域;五世孙陈世元让薯种到山东各地,并编撰《金薯传习录》一书,系统记载番薯传入及推广的过程,总结薯



▲张大千画石榴册页,辽宁省博物馆藏。

大地

我的家乡把手艺人从此洗手不干了,叫“封手”。

那是10多年前的一个秋夜,章燕明决定封手了。他在那辆限了自己半辈子的轱辘车前站了很久,手搭在车沿上,指腹摩挲着被泥浆浸润得光滑发亮的木面,终于没有说话,转身进了屋。

第二天,他的儿子章海元把父亲盖壶的印章从工作室收集起来,一方一方摆在绒布上,然后包好锁进了保险箱。

中国手拉坯朱泥壶第一人、老安顺第四代传人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,这些压在章燕明头上的名头忽然都轻了,轻得像一把壶注水时腾起的水汽,悠悠地散进了空气里。那关保险箱的声音,尽管很轻,章燕明却听得十分清楚,让他心情有些沉重,那关上的不仅是几方印章,更是用手掌与泥巴对话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。

章燕明封手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,壶艺界有些愕然。有人不信,有人叹息。正是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,一壶难求,他倒好,说停就停,干脆得不像个生意人。可章燕明本来就不是生意人,他是个手艺人。

说也奇怪,封手之前,市面上的“假章燕明”多得像秋天的落叶,扫也扫不尽。我在梅州一个景区见过30多把盖着章燕明款印的壶,挤挤挨挨塞在玻璃柜里,打着射灯,煞有介事。我一把把端起来看,线条僵硬,看不到那种神韵,没有一把是真的。在厦门,一家壶店的老板把假壶摆在最显眼的位置,旁边还郑重其事地搁着那本《中国手拉坯朱泥壶第一人章燕明》。我看了许久,终于没忍住,对他说,你这里章燕明的壶,全是假的。

店主拿眼睛上下扫我,你是章燕明?我说不是。

那你不能乱说。

我说我不是乱说,我是个壶艺鉴赏者,又指了指那本书,这本书就是我写的。

店主的脸腾地红了,又慢慢转为青白。那神情我至今记得,像一把刚出窑的壶,釉面烧坏了,光泽全失,进退两难地晾在架子上。

可章燕明封手之后,怪事发生了。市场上的假壶竟一天天少了。后来我听人说,有个专门仿制章燕明壶的人,听说他封手再不制壶,愣了很久。他在自己的工作台前坐下来,看着满屋子仿制了一半的壶坯,忽然觉得手里的工

具烫得握不住。后来,他把几十个仿制的壶坯全砸了,从此洗手不干,再不仿任何名家的作品。有人问他为什么,他只说了一句,人家能赚都不赚了,我还弄个啥?没意思。

这话里藏着话。他砸碎的不只是那些假壶,更是心里的那点贪念。他终于明白,真正的手艺人不是靠印章活着,更不能靠仿制活着。印章可以锁起来,名声却锁不住,东西终究会流传出去,让大家评判。一个封了手的人,反倒让所有假货失了根,像潮水退了滩,那些鱼目混珠的东西一下子全给晾在了岸上,无所遁形。

还有一个玩家老张,很痴迷章燕明的壶。他到处搜罗,还从台湾买回几把旧壶。他把壶

前不久,有幸走进了四川巴金文学院。这是一个绿树环抱之处,粗壮的榕树、高大的银杏树、粗大的广玉兰以及黄楠树,还有马识途亲手栽种在前庭与后院的菩提树,以及无数的慈竹、楠竹、紫薇、樱花和不知名的灌木,把这里汪洋成一片绿色的海。

年少时即读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,中年时又读他的《随想录》,这位传奇的文学巨匠,在我的心里是一座高峰。而今,终于有幸走进这座文学殿堂,在陈列馆里,近距离地仰望,我对这位世纪老人充满了无限的崇敬,同时,我也在探究,他是怎样攀上艺术之巅的。

巴金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官宦之家,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,老太爷霸凌一切,家庭成员没有半点儿自由。巴金挣扎、反抗,最终离开家庭来到上海。那时,他不到20岁。

年轻的巴金没有多少写作经验,但是近20年的封建大家庭的生活,让他积累了浓烈的情感。他用笔控诉旧礼制,下笔的时候常常使自己激动起来,正是在爱与恨的波涛汹涌中,陆续完成了“激流三部曲”。

展馆里还有巴金身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深入朝鲜战场的一组照片。抗美援朝期间,巴金受全国文联委派,担任赴朝战地创作组组长,先后两次带队赴朝,在平壤、开城、三八线前线,跟着战士钻坑道、爬阵地,上有美国飞机天天轰炸,下有敌军冷炮袭击。他冒着炮火采访起雷英雄姚显儒、67高地英雄赵先有等战士。在朝鲜的战地生活很紧张,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有一次,住在朝鲜老太太家里,没有桌子,他就伏在枕上写作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常常感动着他,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些最可爱的人。回国之后,他整合两次赴朝采访搜集的赵先有等烈士事迹,写成感人肺腑的中篇小说《团圆》,1964年被改编为电影《英雄儿女》,成为红色文艺经典。

我看着、思索着、感动着,忽然,镶嵌在玻璃相框内的一段话进入我的眼帘:“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,而是我有感情,对我的祖国和同胞,我有无限的爱,我用作品表达我的感情。”巴老的这段话,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夜空,又像一支火把照亮了我。我忽然开悟了,说得多么好啊,写作的本源是爱,是对人民、对祖国的爱。巴金的这段话就是写作的真谛。正是他深切同情党新等人的悲剧命运,才生出了对封建制度的恨,才能产生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这样的不朽之作。也正是他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战士的无比真挚的爱,才能写出《团圆》这样的经典,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巨匠。

细思细想,我心有所悟:写作中,只有有了爱,才会有感情、有启悟、有思考,才会展开想象的翅膀,才会走向诗和远方……爱确实实是写作的动力与起点。不从爱出发写出的文章,常常是无情无思、无光无彩、无意无蕴的,是难以写好,也难以走远的。

回望我自己的写作之路,似乎也正是在对祖国、对人民真心地、浓烈地爱着的时候,才能写出好文章。任何的虚情假意、逢场作戏、应付差事、哗众取宠,都写不出好的文章来。

“人为什么需要文学?”巴老说:“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,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,带来勇气,带来力量,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。”我认为,这正是写作者需要追求的目标。“云水巴山雨,文章金石声”,且以老舍给巴金的题词为其颂。



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,说泥料不同,市面极少见,再多钱也不卖。我曾见他端着一把上世纪90年代的老壶对着窗口的光,壶身温润如古玉,线条在光下游走如水,那是章燕明壮年时的作品。

老张不说话,就那么看着,眼里有光。我知道他看的不是壶,是一个手艺人留在泥坯里的筋骨。章燕明做了50多年壶,指尖的茧厚得像铠甲,掌心却软得像春泥。他的每一把壶都带着体温与心跳,有泥巴在指尖流动时那种微妙的战栗。

封手,封的是手,敞开的却是一颗心。有人问章燕明,有钱为什么不赚?他笑笑不答。后来他儿子替他说了一句话,他说父亲认为,人不能完全活在钱里头,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把壶就不容易了,做多了,就滥了,那还是壶吗?

在巅峰处封手,章燕明是想明白了。他想让后人记住的,是一个对得起自己手艺的人。泥料会老去,壶壁会包浆,但真正的好作品不会被时间吞没。封手之后,那些他亲手拉出的壶反而活得更久了。它们分散在各地的案头,被茶水日日滋养,被手掌年年摩挲,每一把都带着掌心的余温,在岁月里慢慢地红润,慢慢地沉静。壶泡茶时,总有一种声音,那是手留给时间的声音。

封手,原来也可以是另一种圆满。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张健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